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淡然軒集卷一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沈培

謄錄監生臣吴靖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淡然軒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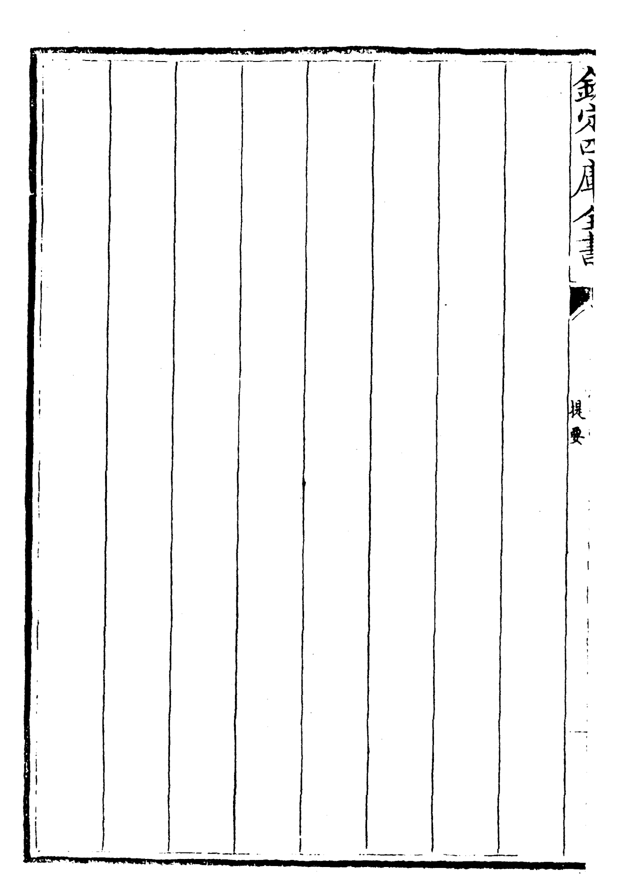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淡然軒集八卷明余繼登撰繼登字世用交河人萬歷丁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恪是集分奏疏二卷序記三卷誌銘及雜文二卷詩一卷繼登卒後其友人馮琦選而刻之繼登當神宗朝以災異屢見上疏

極陳一切誅求開採之害民者又請神宗躬郊廟冊元子停礦稅撤中使時將討播州楊應龍因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復上言近者天地人皆不和怨毒凝結臣子不能感動君父故天地人皆以非常之變警悟陛下不可怙不為意云云語皆切中時弊其疏具載此集中詩文則應酬之作未免失于刋削然大抵平正淳實無萬歷中佻薄之習亦尚不

失典型也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淡然軒集卷一

明 余繼登 撰

疏

修史疏一

為纂修正史事臣惟正史之體紀表傳志悉備紀志以載國家之政典但稽考於朝廷即可備史臣之纂述列傳以載一代之人物必博訪於四海乃可協衆人之公

評伏蒙皇上先允輔臣陳于陛之請勑諭儒臣纂修本朝正史以垂啓佑又允輔臣王錫爵等之議行令郡國購求海内典籍以備纂修德意甚盛臣以庸愚濫廁副總裁之末自二十二年八月内開局以來日與諸臣在館繙閲中秘副録搜求故實將以次輯為志表帝紀等書無容别議惟是自開國以至於今二百餘年間祖宗道化之隆國家人才之盛應運而興光映後先其應載列傳者不可勝數矣第人衆則其勢必渙時久則其事易湮

若全憑秘録之隱括則志其畧未志其詳欲兼採野記之紀聞多傳其疑非傳其信苟非聞見之博安能紀述之公伏乞勅下禮部移文直隸並各省提學官轉行所屬各府州縣地方其有碩輔名卿德業彰著者首先輯録此外有立朝大節生平卓行表表在人耳目者不拘官秩崇卑一併收采至於名儒良吏孝子貞婦與夫隱逸方伎之流可備紀載者逐一查訪或詳録其家乘或博詢之鄉評務要明白開具當時行事實跡編成書冊

送部備考若有生不齒於時歿無聞於後者不許徇情濫褒致淆公論定為期限載入考成庶臣等得以藉手次第編摩不至躭延歲時虛糜廩餼矣奉聖旨禮部知道

修史疏二

為循循職掌敬陳修史一二未定事宜伏候聖裁以昭大信以光大典事臣惟代之有史攟摭故實備載册書明示將來用垂法戒非一人之書而天下之公也非一時之書

而萬世之公也故是非虛實之間子不得私諸其父臣不得私諸其君而後可以言公今諸臣奉命纂修首先帝紀行且就草矣臣竊即帝紀而言有不可不自為一紀者有可不必為紀者不可不自為一紀者建文君是已可不必為紀者恭穆獻皇帝是已夫建文之號當復諸臣詳言之皇上已允行之矣然附載太祖高皇帝紀之末終覺未安臣嘗考閱實録思成祖所以改建文五年為三十五年者葢緣即位之初欲以子繼父為名不欲

以叔繼姪為名故為是權宜之舉耳非有明詔革除之也乃後修史者不達聖祖之意遂於建文元年以後書其年而削其號並削其行事之跡故此數年間獨紀靖難事而不紀所靖之難為何事若有所曲諱者今幸已復其號似當搜羅故牒採集傳聞詳載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事別為少帝之紀是是非非明白無隱則靖難之兵有名聖祖之心益白夫以聖祖所不自諱所不必諱者而臣子乃欲強為之諱非以天奉聖祖也且事須

有實直道難枉今野史所記已多失真若不及今明為
之紀令後世以久憒之心信傳疑之語則史臣之失職
不足惜如聖祖何臣謂不可不自為一紀者此也至獻
皇帝積德累仁篤生神聖遂垂萬世不拔之基然其發
祥之長亦不過如德懿熙仁四祖止耳四祖不紀而獨
為獻皇帝立紀豈惟臣子之心不安即皇上之心亦必
不安豈惟皇上恐獻皇帝在天之靈亦且有踧踖不自
安者矣况紀號獻皇帝而所書者乃弘治正德之年紀

名為帝而所載者乃藩王之事皇上以為於義於例當耶否耶且自古由藩封入繼大統者非一人試考史書未見有為其祖父作帝紀者彼非不能紀不欲以私害公耳臣竊以為四祖事只宜附見於太祖高皇帝紀之前獻皇帝事只宜附見於世宗肅皇帝紀之前或別起一例亦宜與列聖帝紀有別庶使名實不紊體裁不淆不然以獻皇帝之子孫臣庶欲紀則紀矣如天下後世之公議何臣誠不忍使萬世之下有非議聖朝者謂可

不必紀者此也凡此皆非臣下所敢擅定者伏乞勑下
輔臣會同總裁纂修諸臣商議允當上請聖明裁決行
令載筆之臣有所遵守天下後世頌皇上之至公無私
如天如地真有高出尋常萬萬者而於正史為益光矣

捐俸以資賑濟疏

臣等近接邸報見九卿大臣辭俸助賑荷蒙皇上俯從
其奏且明諭五品以下不許辭臣等竊思人臣之立朝
也若諂禄計官固分辱薄至同憂共念何間崇卑况以

勢所不及而言四品以上俸資雖厚豈能遍數州數郡之民以勢所可及而言五品以下禄入雖微亦可活匹夫匹婦之命值此甚災之日又當極匱之時皇上憂民且為旰食宮闈憫旱皆已助貲凡在臣工敢安常禄且臣等職居禁近既未嘗歷郡邑睹艱難情狀而繪鄭監門之圖官守閑曹又無能親職事得黽勉勤勞而效富青州之策執經累歲啟沃無由待詔頻年優游何補即無事猶當奪禄豈詘時乃可素餐因此不自揣量願捐

俸薪以佐涓滴伏乞聖慈勑下該部准照在京堂上官一體辭捐則臣等愚心不愧愚分少安矣奉聖旨准捐俸戶部知道

捐俸助工疏

茲遇皇居鼎新工力浩大閣部諸臣各疏捐俸以濟工役臣職列閒曹久叨歳俸在無事之日尚且深愧素餐豈興役之時乃敢坐安常禄即較大臣之俸不無厚薄而原臣子之心何分彼此顧照例捐俸一年少資工費

宦跡靡定安敢違及歲時禄入有常竊欲少輸涓滴伏
乞聖慈特勑户部將該支俸銀扣觧工部收貯應用以
見臣子不敢安常之義不忘趨事之忱奉聖旨户部知
道

火災疏一

為遇災修省恭請聖明臨御講筵並獻愚忠以備採擇
以回天意事玆者乾清宫災臣伏睹皇上明降手札思
愆咎之未盡深引過以自責是皇上警懼悔悟之心至

真至切數年以來臣下所欲得之於皇上所不能必得之於皇上者而天出災變以感動之矣夫皇上英明果毅具堯舜之資近乃不樂讜言似未擴其舍己從人之度者特聖心偶未之悟耳一旦翻然猛省惕然覺悟必不敢復以莫違之成心忽難諶之天意是舍舊圖新之大機也昔人有言臺諫所不敢言者講臣得言之臣待罪講幄叨糜廩祿平時既無能啟沃主心遇變又不能陳說悃款不惟負皇上抑且負天故敢少竭其愚臣講

臣也猶憶供事之初皇上時御經筵非寒暑不輟日御
講筵非風雨不免因竊自思以皇上至神至聖豈二三
儒紳片時講誦即能有補於萬一而皇上留心問學如
此者毋亦謂親宦官宮妾不如接賢士大夫之雍容處
秘殿深宮不如居廣厦細旃之歛飭躭酣飽醲鮮不如
味聖賢理義之雋永樂聲色謏佞不如聞格言法語之
砭箴乎是故自古人君講讀日勤則志氣日清而處事
咸得其當講讀日懈則志氣日隳而處事多失其平皇

上何不反躬自思以今昔而並觀之也昔講讀時昧爽臨朝者陛下也今歲不一御矣夫人君象日日一日不照臨人且駭異十日而不見日將翹首東望不勝抑鬱無聊之思為人臣子而終歲不一睹天顔其瞻天仰日之心當何如者此猶其小者耳下不見上則所為上交者不得不憑章奏而章奏又有時而不行上不接下則所為下交者不得不憑批答而批答又有時而不下苟有煬竈之奸中局外閉如國事何知皇上在御必無此

事儻聖子神孫中剛明稍有不及皇上者而引今日為故事則權不旁落政即下移是皇上作法也豈以明聖而慮不及此也昔講讀時遇旱步禱者陛下也今不一至郊矣夫郊祀不親已非古人昭事之意豈有目睹天心譴怒至於焚燬宸居震驚聖躬視旱災為孰切者猶然不一詣郊壇深陳自怨自艾之誠以祈天佑而僅止於遣官恭代豈以代者之恭即能謝天譴而回天怒乎未可必也此此時而不親郊更無望親郊時矣昔講讀時

時享齋居者陛下也今不一入廟矣臣竊度之方被災
時皇上所望於九廟神靈之保護者豈不甚切而九廟
神靈所為默佑於冥冥之中者豈不甚力幸無事矣乃
惜咫尺之勞不躬詣祖考之前一申報謝豈惟皇上之
心不能自安即列祖在廟之靈不能不望於皇上也昔
講讀時推心以委大臣坦懐以任羣臣而今不然矣中
有所主輔臣不能中其説意有所移九卿無能挾其敗
言疑其私人疑其黨大寮既因之而虚位庶官亦因之

以另推自古未有堂陛隔絶如此其甚者也夫皇上養士二十四年於茲矣豈生於今者盡懷私植黨而無一可信可倚者乎亦薄於視士矣夫國家事如人一身血脉有所不周則必有壅閼痿痺之患今上蓄疑以待下下懷疑以事上至令腹心之臣惶惑而不敢斷耳目手足之臣逡巡而莫知所措陛下誰與治天下乎非所以示一體之誼成泰交之風也昔講讀時起用建言之臣優容直諫之士而今不然矣言官而言既怒其言而顯

斥之不言又怒其不言而槩斥之當事者斥不當事者亦斥用者旣斥斥者不許復用故兩月來無敢以言進者其心豈真以朝無闕政可遂相安於無言不過畏陛下之積怒不敢言耳夫不言極易事耳然人臣之利非社稷之福也今修省之日正不諱之時臣恐在朝之臣爭欲發憤灑効忠誠而言未必悉當詞未必悉婉皇上儻復厭其煩怒其激則諫道從此遂塞而陛下之善念阻矣惟陛下辨言之公私以為從違因以辨人之公私

以為用舍不可槩以為言耳而槩視之也昔講讀時亦曾懲一二宦寺而罰止遠遣罪不株連今何如矣疑心一生視左右盡若可怒怒心一起視左右盡皆可刑鞭朴之慘滿前徽逮之使載道夫此輩豈不欲委曲承順少得皇上之懽心其逆聖意而被嚴譴者攝於威也夫攝之以威則愈不及而愈見其難堪寛之以情自無不及而自見其可恕惟皇上布大德赦小過治有罪釋無辜使人不懼死孰不感恩當死而生感恩必甚由是附

朕躬御其愛戴皇上當有甚於皇上之自愛者矣陛下亦何憚而不為此也凡此皆行事之偶失而其原皆起於聖志之未清其本皆由於聖學之久廢故臣惓惓以勤講讀為修省之要務也然臣不獨言之惟望皇上行之且亟行之夫聞之而能行行之而能亟於行是真能悔悟者也人情初悟初悔皆能奮厲而漸久漸怠不免忽忘故臣願陛下之亟行之也昔秦穆霸國之君漢武多慾之主而秦誓之書輪臺之詔載之經史為後世美

談皇上儻不以臣言為迂而力行之則天下萬世頌明
天子者為禹為湯而高出秦穆漢武之上矣

火災疏二

為感時効忠敬陳致災之由伏乞聖明省覽改圖以消
天變事茲者乾清宮災聖德謙冲引咎自責羣臣仰體
聖心備陳修省之要矣臣復何言臣備員講幄執經而
事陛下每覽經書所載古昔帝王即當太平無事之日
而戰兢惕厲恒如天之無親而民之罔懷者何若是其

凛凛也盖知君者天之子也君雖尊常當畏天天者民之天也民雖微常能動天故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歲一執珪璧事上帝而陛下不親也天授陛下以大位而歲時虗之不一御也第諉之曰調攝夫果調攝也明明在上必自知之不然天無怒乎先後進言諸臣皆天生賢才為世用者陛下槩以為私而斥之且禁錮之矣恐閒有忠肝義膽憂治危明之士抑鬱而無所告不免仰天而歎也歲頟

歲增孰非民力有司請損之而不可得不得不厚斂以充之嚴刑以迫之彼窮困之民鬻妻鬻子而無所告不免仰天而嘆也左右暬御一逆聖意動加鞭朴鞭朴不已必致死亡彼當垂死亡之時而無所告不免仰天而嘆也罰奸懲惡法何可廢彼其株連漫引之衆誣服於拷訊之下而無所告不免仰天而歎也天以天下臣民付之陛下乃監觀四方日聞嘆息愁苦之聲天無怒乎天之怒陛下不以言其儆戒陛下亦不以言時出敵國

外患以譴告之而陛下不悟也又出水旱盜賊以譴告之而陛下又不悟也於是舉紫宸太微皇上萬萬年所深居靜攝優游逸豫之地一旦付之烈焰之中天之怒亦甚而其仁愛亦切矣伏願陛下敬天之怒體仁愛之心惕然思翻然悔悟急下罪已之詔深陳既往之愆改絃解網與天下更始則不俟崇朝而臣庶騰懽帝天悅豫兩間交泰和氣薰蒸變災為祥其事甚易而其效甚速也今宸居既燬行且剏新陛下不以此時收拾人心

遽欲糜其財而勞其力恐易動之勢成而難諶之天復有大可畏者矣皇上聖神當自明知而臣猶敢喋喋者亦講誦陳說職掌當如此耳

火災自陳疏

為因災省咎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回天變事茲者昊天威怒宸居蕩焚皇上自引咎愆臣寮各陳瘝曠況如臣者猥以譾陋洊沐寵榮八載講帷廿年清秩雖從諸臣之後屢陳勸講之章而天聽彌高清光愈遠執經

而待志欲効夫消埃倚席不談功何裨於尺寸且行能淺薄不堪領袖詞林兼學術空疎安望總裁史局素食真慚廩禄亦紊實玷班行深知策足之不前自分乞身之已後布賜罷免用戒跡庸豈惟深荷皇恩亦可少答天譴奉聖旨佘繼登着照舊供職吏部知道

患病疏一

為患病不能供職乞恩放還以便調理事臣以一介草茅荷蒙皇上簡置詞林晋侍講幄以至今官二十有一

年矣臣雖至愚極陋亦思竭涓埃之力以仰荅天地之仁臣之志也縁臣七八歲時父母連喪兄長先亡將養無人飲食失節以是平生善病壯年尚可支持四十以後病即委頓每延醫診視謂臣氣血兩虛病不在肢體腑當早屏居攝治不治將深臣竊意不然故數年來每遇病疾瘡瘍但註籍服藥痊可即出未敢言去自今年春復病内傷飲食減少臣猶自忽略謂可幸無事至三月三十日忽爾頭目眩痛手足酸軟痰壅胸膈兩肋如

割復延醫診視皆言是元氣久虛痰火綢結表裏皆邪
觸處悉病茲欲東補西攻無此妙劑惟有謝事歸田從
容補養元氣或萬有一分之愈臣始悔臣過於自信不
早聽良醫之言以至狼狽如此也然無及矣夫人疾痛
則呼天呼父母臣早失父母陛下天也是以不得不哀
鳴於陛下之前況臣職廁講筵非養病之地佐司邦禮
非養病之官若使牀褥呻吟尚縻廩禄則臣心愈不安
而臣病愈深危亡可旦夕見也伏布天恩憐憫廣開好

生之德即放生還早就醫藥倘延一日之生即皇上一日之賜也奉聖旨余繼登係日講官著在任調理供職吏部知道

患病疏二

為患病益深調理無效再懇天恩放還以延殘喘事臣先以病乞歸奉聖旨余繼登係日講官著在任調理供職吏部知道欽此臣伏睹綸音感極而泣即強自奮勵延醫治藥比常加倍服食期在必愈豈知脾胃久弱藥餌難

調服藥既頻脾胃益弱始猶不能運化湯粥今併不能運化藥劑矣臣始嘆欲強者心不能強者命不得已再乞憐於君父之前臣資雖蠢愚性非懶惰自入仕以至於今二十餘年間未嘗告假一日告病一日以偷安里中豈以今官階漸崇職任漸大又有修史諸務顧欲託病以求安豈人情哉況臣歷正三品俸幾二年二個月苟可勉強支持需以歲月或得傚皇上之寵命為祖父之光榮為人臣子孰無是心而臣亦不能待也此又豈

人情哉陛下可以諒臣之病苦矣臣伏枕氣結詞不能
達千祈萬懇惟望皇上慈悲憐憫早賜生還而已臣即
不能報陛下㑹臣子子孫孫嵩祝聖壽於無疆也奉聖
旨余繼登着遵前旨調理供職吏部知道

恭慰疏

萬歷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臣等伏聞仁聖懿安康靜
皇太后崩逝大小臣民無不哀痛號呼情如喪妣矧皇
上至孝因心合萬國以奉長樂之懽二十餘年矣一旦

違養其悲痛又當何如者恭惟皇上一身宗社臣民之主所係至重又况静攝之時豈宜哀傷之過伏望仰遵遺詔少抑聖情以慰海内之心以成天子之孝臣等下情無任惓惓奉聖旨覽奏慰知道了禮部知道

自陳疏

為奉職無狀乞賜罷黜以警曠官事臣一介草茅待罪禮曹遍病遍起碌碌無所短長已一年餘矣頃以科場之事臣部儀制司郎中張世才為科臣指摘雖科臣忠

厚蹢中明言左右堂不及知若爲臣開罪者但臣備員
堂官豈可盡諉曰此尚書郎中事而與已全不干涉乎
彼時不敢有言者懼涉庇護之嫌且以是非聽部院以
處分聽朝廷耳今世才已蒙聖恩薄示譴罰矣如臣獨
靦顔以無罪無事自居豈人臣難進易退之義哉夫人
或可以恕臣而臣則不可以自恕況同部而不與其事
同事而不與其罰均之無可解者伏望皇上擴天地之
量寛雷霆之威將臣特賜罷免以爲苟禄曠職不善調

停者之戒别選賢能以佐邦禮臣雖竄身田里養痾林泉皆皇上之極恩而微臣之厚幸也奉聖㫖余繼登着照舊供職吏部知道

謝羊酒鈔錠疏

為恭謝天恩事萬厯二十六年四月日伏蒙聖恩以臣三年考滿欽遣御前答應牌子李虎齎賜原封鈔二千貫羊一隻酒十瓶到臣私寓臣謹焚香望闕叩頭祗領訖伏念臣章句凡儒草茅賤士遭逢聖主叨厠詞林執

經講帷何有沃心之益備員卿佐深慚典禮之司虛縻
末効一籌荏苒已驚三載自并幽黙敢望明恩乃荷聖
慈特加寵錫發内庭之錙楮勤中使以傳頒醇醪分玉府
之珍肥羜出大官之畜儒紳增重蓬户生光敢不竭駑
力於涓埃仰以答鴻仁於天地奉聖旨覽奏謝知道了
禮部知道

覆謚法疏

為觸事陳言懇乞聖明採納以明公論以定國是事祠

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京畿道監察御史喬壁星題臣不佞待罪西臺十有三載緘口咋舌非不可悠悠待遷顧臣言官以言為職者也持祿需次臣實耻之屬者一二時事義激於衷輒敢不揣駑劣敬為我

皇上陳之試垂聽焉一議謚法夫謚以易名最號鉅典二百年來清議韙之故有謚在百年之後者有在數十年之後者有倖獲而數罷者皇明臣謚類鈔可鏡已邇來人心不古毀譽失真彬彬實副盛名者雖十九乎然

亦有阿附江陵而謚者矣有春部多疵而謚者矣近有行事差可其心孔艱而謚者矣又有謚與人不相符合者矣諸如此類更僕難數要之妍媸溷淆襃貶錯亂何以風守內而勸來許耶謂宜勑下禮部除世遠論定者無用別議外將二十年以來獲謚諸臣閧造書冊送九卿科道衙門矢心天日逐一評品親詿某也應謚某也應奪某也應改某也遺漏應補各臚列實蹟封送該部類奏恭候皇上予奪務俾真正純白之士胥被華袞之

榮而負慝作偽之徒不得售其欺世盜名之計誅奸雄於既往勸生者於方來鼓舞世道之一大機括也臣愚謬謂謚法之當議者如此等因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人該禮科署科事左給事中羅棟等題為循職掌采公許摘舉缺謚名臣以彰幽隱以昭激勸事臣等伏惟公論著而後國典重羣議定而後臣鑒明我國家磨礪臣工意至深矣生也高下其官品有爵以馭幸死也軒輊其人品有謚以易名爵有時窮而謚無時窮故謚

為至重爵猶可奸而謚不可奸故謚為至公謚者行之迹也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非獨以彰往昔亦將以勸來茲據大明會典內一欵大臣應得謚而遺漏者不論遠近許科道官從公舉奏近該京畿道御史喬璧星條議謚法大約感時觸事見易名之典重故不厭精詳追慕前修見蓋棺之論定無嫌博取皇上勑下部議寮采叅訂於下而是非不謬聖明獨斷於上而與奪無私在斯一舉矣惟議謚關禮科職掌安敢無言臺臣議舉

其近者臣等請併及其遠者謹以故老之所傳説史乘之所紀載有勛績最茂品格最高昭昭在人口吻間者二人兵部尚書蕉石都御史伍文定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毛伯温是也文定少喜談兵長多奇節當宸濠發難之日倡義先登遂傾其巢穴挺身奮擊立盡其鯨鯢戰不逾時而元惡就擒社稷幾危而復安文定之功伐萬世猶憑之矣伯温聲著西臺名留全楚當交趾作孽之秋餘勇可賈深入其險阻先聲所讋遂易其狡心兵不

血𠂢而酋長乞降荒服已擕而復附伯温之威名四裔亦畏之也考其當年文定與王守仁實共死生伯温與韓雍可稱伯仲今守仁得謚文成韓雍得謚襄毅二臣寂寂獨至今未補竊以為折衝禦侮甲冑有勞之謚法當亟議矣學問甚正出處甚明彰彰在人耳目間者二人吏部左侍郎張元禎南京刑部右侍郎吳悌是也元禎識洞本源接濂洛闗閩之正脉動成文象陳禹湯文武之訏謨雅受知於孝廟獨不合於宰臣入仕垂五十

年在朝僅九閱歲士大夫想望其風采比於祥麟瑞鳳非虚譽也吴悌接統象山遡淵源於立大玩易涑水妙進退於觀時田循吏而抗節西臺避權貴而屏居里第入仕三十餘年閒居二十餘載士君子評論其氣象擬於嶽峙淵澄非過情也考其當年元禎與羅倫共相規切吴悌與羅洪先妙解静修今羅倫得謚文莊洪先得謚文恭二臣亦寂寂至今未補竊以為勤學好問避遠不義之謚法當亟議矣其他若都御史魯穆希心立曠

羔羊之節久而不渝兵部尚書郭宗臯敦尚風節薑桂之性老而愈烈僉都御史楊繼宗天植忠孝尤礭守四知之家法大理寺卿夏時正學成恬澹乃超慕孤山之高蹤刑部尚書李遷歴宦途四十年而家無長物禮部侍郎田一儁居詞林二十載而人無間言大理寺卿陳恪之清修絶俗尚寶司卿孟秋之高潔邁羣中允郭希顏以忠諫殺身庶吉士鄒智以直言貶職御史劉臺之執持風紀中允張元忭之不愧科名以上諸臣合於例

而應得謚者或循例議補格於例而不得謚者或破格議與似亦未可斬也夫明興二百四十年以來海宇為一天下如此其廣也而臣等所舉甚狹俊乂在列人才如此其多也而臣等所舉甚寡豈其責備太過而故以褊淺狹隘之心靳名賢華衮之榮哉亦為知識有限不敢以揣摩疑似之見輕國家命名之典也大抵知人實難而定謚尤難之難舉生平之行業總括於一二字之間以一時之議論流被於千百世之遠可不慎與不然

則俄而議與又俄而議奪若吳時來之已事雖快人心亦傷國體不若慎重自今日之為得也皇上量同天地明並日月伏乞勑下禮部以臣等鄙見所已真者與採取所未備者仍照臺臣之議開具書冊分送九卿科道等官博加咨訪必羣議盡協如權衡尺度之分明衆口具調如醎淡甘苦之齊一然後議覆上請施行則功德既已湮沒者倏然著迹於千古聲名既已澌滅者煜然生色於九原豈獨為昔日之諸臣榮乃實為今日之諸

臣勸也於世道未必無關繫矣等因奉聖旨謚法乃國家激勸大典以彰前賢以勵後進以定萬世之公論這所奏着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裁奪亦有謚之美惡未當其人查來俱改正行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朝廷立謚法以助刑賞之所不及其來久矣古人嚴於懲惡故名曰幽厲即孝子慈孫不能改焉其後則善惡並謚瑕瑜不掩如鄭義之謚文靈蕭瑀之謚貞褊非善者謚而惡者不謚也夫善謚以善懲

謚以惡故人不敢借公典而徼私恩流弊至今賢者予謚不肖者不復予謚故人存倖得之心競肆鑽求之計以致易名之典不足為礪世之資今二臣先後具奏或明指其人或暗指其人或主於予或主於奪無非集思布公之意第以一二字而槩一人之生平以一二人而評四海之人品闇見未廣妍媸易淆有私其所好好而不知其惡者有私其所惡惡而不知其美者又有中無定見隨人口吻以為短長者心各有主喙各爭鳴使非

盡付之公評何以能調乎衆口合無依二臣所奏恭候
命下容臣等將萬歷元年至今凡諸臣已得謚者盡行
查出開寫文冊分送九卿詹翰科道諸臣令其虛心詳
議若應謚而未謚者除科臣羅棟所疏姓名開具分送
外其餘人衆難於徧查者果諸臣有真知灼見不妨明
白開列如某當謚即明書行事如何公正心術如何粹
白某不當謚亦明書行事如何謬戾心術如何奸邪只
許指實條具勿拘對偶勿用浮詞勿以私好而過爲褒

奬勿以私惡而過為議許勿如矮人觀塲而隨聲附和候通送到部類集具奏其官應予即明註係某官所議至應奪者亦然統候聖明裁奪儻所議不當日後被人指摘得實者將原議官一併議處庶予一人而衆皆知榮奪一人而衆皆知辱賢奸不淆於身後勸懲可祀於將來矣再照議謚係本部職掌類奏係言官條陳伏奉明旨着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裁奪夫類奏則不須看議看議則不專類奏應類應看竟當何從予奪

所關嫌怨易起更乞聖明酌定先下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依擬行令九卿等官虛心詳議應謚的准與補謚
若已謚的果於羣議不協方許改正追奪毋得過於苛
求以傷朝廷錫予之典其議謚類奏係你部裏職掌以
後還照舊行

請補禮卿疏一

為禮卿久缺懇乞聖明亟賜簡用以重邦禮事臣惟國
家設置六卿分曹而治均不可缺而禮部所司則朝廷

之典禮藩府之名封諸司之文移四裔之朝貢由至重至鉅以暨至繁至瑣無日無之一日缺人則一日廢事非代庖者所能獨勝也自本部尚書范謙於二十五年十月內病故至今幾九月矣廷推上請未蒙點用然猶有署部事左侍郎劉楚先與臣二人辦理尚且支持為難今楚先又奉欽依回籍閑住止臣一人在部臣識既庸愚才復短淺且年來多病氣血耗傷又當日撰講章恭進睿覽即使勉強驅策不免支東遺西顧此失彼臣

今不早言坐待部務廢弛彼時陛下罪臣亦已晚矣況
廷推諸臣皆在朝在野資深望重之賢伏乞皇上念禮
曹非缺官之地宗伯非久缺之官欽點一員掌管部事
庶倡率有人諸司振飭庶事不至停閣而典禮以次舉
行矣

請補禮卿䟽二

為部務繁重攝理非宜再懇聖明簡用正卿以重典禮
事臣竊惟國之有禮猶墻之有幹也部之有尚書猶衣

之有領也不植其幹則無所約束而禮不立不振其領則無所提挈而禮不行故自古帝王及我祖宗即至聖至神亦未有能廢秩宗之官者誠重之也今本部缺尚書幾一年矣當臣初署印時即具疏以請未蒙批發竊意皇上自有聖裁當無俟臣下之煩瀆者乃兩經會推伏候至今未得欽命臣實惶懼臣至愚極陋素望輕微又自去年三月患病至於六月血氣耗傷形容憔悴夫望輕則上下有所未孚病久則精神有所不及日復一

日漸恐廢閣且查舊例禮部尚書未有兼講讀者非不欲兼以其有章奏之查覆文移之裁決事至繁鉅勢不能兼也夫尚書不能兼講讀之事臣待罪講讀當日撰講章進呈御覽而顧能兼攝尚書之事乎故署印可暫必不可久也況四裔使臣其以進賀入貢至者歲時相望遠人不知聖意所在但見終年竟歲缺尚書不補將妄意堂堂天朝無一人堪為宗伯者傳之四方豈不辱朝廷而羞天下之士夫耶伏乞天恩亟點尚書主管部事

庶司官有倡率之人事務無廢弛之獘朝廷收會通之效愚臣免瘝曠之愆

考察自陳疏

為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重計典事萬歴三十七年復當大計羣吏臣備員卿貳例當自陳伏念臣草茅寒賤遭遇聖明待罪講帷循資而至今職分量久已逾矣竊自惟學術空踈才識短淺不堪佐禮況堪代庖此人人所共知也疾病牽纒氣血耗損形容憔悴手足重遲此

人人所共見也臣之不職無能逃於衆人之耳目况能逃於日月之照臨哉是臣曠職最甚幽黜最宜伏乞天恩特賜罷免以明臣愚瘝官之罪以示清朝計吏之公臣即歸老林泉苟延殘喘皆皇上恩德也奉聖旨余繼登直講著禮學行素優著照舊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覆雷火疏

為巡視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兵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桂有根等題臣等本日黎明同

赴慈慶宮點閘工程接得燕山前衛指揮僉事于大朝手本稟稱本月二十八日晚刻落雨太廟内雷擊槐樹火光直出本監員役用水灑滅等情到臣臣等親到被擊樹下看驗樹上火燃形跡及地下灰木數塊是的臣等奉命巡視皇城則禁垣以内事體均當舉奏竊意今春多方乏雨麥秋早槁我皇上竭誠祈禱雨澤皇意肫肫為民百官萬姓莫不感激誦德乃比日陰雲聚散不時膏雨將沛未普昨晚電光閃爍雷聲迅烈且擊破太

廟內大樹一株就中火起則雷霆之所震動九廟之靈
將必悚然不寧我皇上驚聞之際亦必有惕然軫念者
矣第雷火起自玄冥臣等何敢以恍惚之説上煩聖聽
葢嘗得之古籍有云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天人孚而後
陰陽調皇上臨御以來敬天法祖何所不極兹者雨暘
愆期雷霆迅發可徒委於氣數之適然而不思以修省
圖回也乎臣意慶賞刑威總關天心而匹夫匹婦均屬
天鑒我皇上聰明睿知億兆萬幾之暇穆然深思求所

以整肅綱紀登庸衆正休養元元則聖明上格天眷自
是雨暘時若年穀順成國家有道之長端在是矣伏惟
聖衷裁察等因奉聖旨太廟雷火擊樹上天仁愛示警
朕心深切惕然遣官告祭奉安及修省事宜便着擇日
具儀來奏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伏念臣等典禮之臣奉職無狀不能叶和神人致雷
火示警祖廟震驚聖心兢惕罪在臣等復何敢逃除祭
告奉安擇日另行具題外其合行修省事宜相應照例

題請恭候命下嚴行各衙門大小臣工痛加修省自本月十三日為始各青衣角帶於本衙門辦事停刑禁屠俱三日本部仍行文南京禮部令其傳諭諸司各修職業共圖消弭臣等竊惟修省有文有實而弭災以實不以文彼青衣辦事停刑禁屠修省之文也請以修省之實為皇上陳之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故天子主天地宗廟之祀此禮之至重者我皇上不親郊廟積有歲時矣每常遣代諉以

靜攝九重深密靜攝與否臣下不得而知祖考鑒臨知之必真果常攝而常代也宜無不可者不然祖考之神寧無望於陛下乎合無今次恭請聖駕親詣太廟祭告以慰安祖考之靈此修省之實也祖宗之心欲聖子神孫本支繁盛故定為十六歲成婚之期遵行至今未之敢越今皇長子膺齡十八已越期矣選婚一事於二十六年十二月既已告之祖考乃遣官候吉日久未報祖宗之神寧無望於陛下乎伏乞特遣中使選擇淑女以

備演習禮儀舉行吉典此又修省之實也天下者祖宗百戰所辛苦經營之天下也人民者祖宗二百餘年所培養生息之人民也民安則天下安天下安則祖宗之心安近來奸民妄窺朝廷時獻礦稅皇上戒之以勿擾而此輩不能勿擾非樂於擾民也不擾民則無所得利且恐伏欺罔之誅耳今海内蕭條民窮徹骨椎骨吸髓何能久堪乃撫按言之而不聽科道言之而不聽大小諸臣言之而不聽各疏言之而不聽合疏言之而不聽

至引祖制以折人言祖宗時豈無礦課然有則開無則止不以累民亦豈無稅課然稅有處課有額不許瑣及民間常用之物徃牒可稽也若信亡頼之小人違士大夫之公議使祖宗之人民恇擾而不寧祖宗之天下危殆而不安祖宗之神能無望於陛下乎今三春亢旱四海飢荒皇上焦勞祈禱而甘霖未渥怒霆先震天與祖宗之意可知已伏乞明詔大臣條上恤民事宜奏請聖裁稍布寛大之恩用甦閭閻之困以明示我皇上遇災

思咎畏天畏祖宗之意安民安天下之心此又修省之實也夫霆怒氣也火兵象也人怨於下天怒於上循理度勢必有窮苦之民弄兵於潢池之中者民情既渙聯屬甚難禍亂已形收拾不易此時而猶泄泄然循修省之彌文欲以應變而回天豈可得哉奉聖旨是奏内事關朕躬的已知道了祭告奉安暫遣官恭代你每大小臣工各要恪修本等職業實心匡濟時艱共圖消弭以回天意毋得徒飾虛文

皇長子婚禮疏一

為大禮踰期未奉俞旨敬竭悃誠再申懇請事臣等因
皇長子年已長成例當舉行冠婚大禮於二十四年十
一月内循職掌按故事具疏上請伏俯候旨未敢聒瀆
至踰三月乃敢於二十五年二月内復申前請至今候
旨又踰月矣夫使事在可已臣等雖至愚昧何敢仰瀆
聖聽顧禮有不容不舉而時有不可再遲者此皇上所
明知也皇上神聖於國家典故無不覽閱亦曾見祖宗

時有皇長子年十六歲而不冠者乎不選婚者乎臣等職司典禮若復緘默不言儻皇上責臣等以何不敦請致令過時之罪臣等即百口亦無以自解矣因此不避煩瑣齋沐申請伏乞皇上萬幾之暇少賜省覽或特降玉音或將前疏批發令臣等遵奉擇日舉行上以慰九廟神靈之望下以順四海臣民之心臣等不勝惓惓懇祈之至疏上不報

皇長子婚禮疏二

為仰遵明諭俯循職掌懇乞聖明早選淑女以備舉行婚禮事臣等於本年五月十六日伏覩聖諭内閣覽卿等所奏俱已悉知皇長子言及冠婚祖宗禮制天倫親情朕豈不欲早得傳行但念皇長子素禀清弱所以遲緩者正要培養豐厚誠愛重之意今春至夏朕屢召皇長子暨諸皇子問察習學之功見皇長子氣質比與去歲漸加充實且書倣對句頗有進益朕甚嘉悅皇長子欲先行三加冠禮次及冊立選婚朕思今未正名封而

行加冠之禮冠服不便前已有旨況二宮不日落成待
焕然一新行此大典庶嘉禮有所天下傳聞以便臣民
具瞻若其束髪之冠須待選有婚儀擇日冠巾與婚并
同行此亦舊制也諭卿等知之欽此臣等莊誦綸音罔
不舉手加額踴躍嘆服仰見我皇上天性至愛睿慮周
詳慶寢居之落成在邇大禮之舉行有日矣臣等伏思
册立冠婚典禮弘鉅一切儀章猶可從容備辦惟是選
婚一節則非旦夕可就者盖民間女子年近十五多已

婚配如都城遴選未必相當須博求於北直河南山東諸處差遣往返動經數月習嫺禮節又歷多時及今圖之猶慮延緩儻不預選一旦兩宮告成有誤吉期皇上責典禮之臣何不早請臣等即百口無以自解者用是罄竭悃誠齋沐上請伏乞聖慈允俞亟賜差官選擇務得賢淑以光大典至於合用冠服儀仗等物亦乞勑各該衙門先期造辦俟兩宮既竣方新九重壯麗之觀而三禮並行式慰四表臣民之望則主器得人國本永固

和氣畢萃於庭闈喜頌交騰於海宇其為宗社無疆之
福莫大於此矣奉聖旨知道了

皇長子婚禮疏三

為選婚奉旨未荷允行仰懇聖慈蚤賜遣官以求淑德
以光大禮事先該臣等於七月內題為仰遵明諭俯循
職掌懇乞聖明蚤選淑女以備舉行婚禮事奉聖旨知
道了欽此臣等竊念恩出慈父命由大君皇上既知禮
之必不可復進將之必不可復緩自將特降諭旨不俟

臣下喋喋矣乃幾及三月未蒙傳示皇上萬幾雖煩必
不遺忘至此無亦以典禮重大必待敦請再三然後行
之以示慎重之意耶夫二宫落成行此大典聖諭宣布
昭如日星近見工科都給事中韓學信題為大工繁鉅
工程不宜延緩懇乞立限責成以圖節省以肅禁近事
該工部覆奉聖旨是着内外總理提督等官上緊催儹
毋得故為延緩冒費錢粮欽此竊料在工諸臣既奉嚴
旨孰敢不夙夜從事仰副聖心是大工之成已可計日

乃選婚之事尚未差官自今及春為時幾何臣恐勢將無及已臣繼登自知誠不足以格主言不能以動天故兩請簡用尚書厥藉德望之臣可効賛襄之力而稽延日久會推無期若有所待而自諉有所諉而不言此人臣不忠之罪臣不敢也故敢罄竭愚悃仰祈天聽臣等典禮之臣以行為職不但以言為職故不但望皇上知之實望皇上行之伏乞恩命蚤賜允行博求淑質用備嘉耦使輪奐聿新之日聖駕還御之時即首舉冊立冠

婚諸大吉禮則宮闈之樂事併於一時而臣民之懽聲騰於四海矣臣等曷勝激切屏營稽首頓首千祈萬懇之至疏上不報

皇長子婚禮疏四

為欽奉聖諭事萬歷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臣等於文華門接出聖諭朕惟册立分封東宮及諸親王此乃祖宗訓章大典嫡庶長幼一定自有次序緣因皇長子稟質清弱氣體未充况皇后年在妙冲又屢遭不諱

大難故不得已遲緩少俟耳非有別意亂危家國昨者
大行皇妣之服已滿雖無三殿其二宮不日落成皇長
子齡已過期體已充足爾該部便具選婚舊儀來看其
冊立並加冠禮少候二宮落成之日行朕又思三皇子
五皇子六皇子七皇子俱已長成若再少待恐又費一
番事不若亦於二宮完日一並加冠分封庶免煩擾內
皇三子皇五子年歲稍長待分封之日可着出閣講書
親近儒臣朝夕訓誨以開蒙塞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臣

等隨查大明會典大明集禮諸書但載皇太子納采問名以後諸儀其選婚舊儀未經開載竊惟納采等六禮俟選有淑女之後容臣等開注上請今先將選婚合行事宜酌議開列恭候聖裁計開一請聖諭一道曉諭官民人等有女子年十四至十六容貌端莊性資純美者報名在官以俟選擇一行欽天監選擇遣官選婚吉期一先期遣官以皇長子選婚告奉先殿行翰林院撰告文光禄寺備祭品如儀一請欽遣司禮監官二員給與

勑書二道以便行事一本部遵奉聖諭出榜張掛京城內外官民之家先將淑女花名報官待選次咨都察院轉行直隸八府並河南山東南京鳳陽淮安徐州等處地方官預將淑女報官以待遣官次第選擇一各處選中淑女令其父母伴送到京所在有司給與應付脚力一各官開送到日本部照例題請欽命司禮監官赴諸王館選擇一諸王館選中女子恭候命下備查各父母身家有無違礙具揭報部轉送司禮監查照仍行欽天

監擇吉具題進內看選恭候欽定命下施行一行各該
衙門先期備辦婚禮合用物料奉旨是其選淑女着在
裏八府及南京河南山東刷選其鳳陽淮安徐州免其
刷選

皇長子婚禮疏五

為欽奉聖諭事先該臣等開具皇長子選婚事宜上請
奉聖旨是其選淑女着在裏八府及南京河南山東刷
選其鳳陽淮安徐州免其刷選欽此已經出榜曉諭及

通行各該衙門欽遵外今據欽天監手本開稱擇到本
年十二月十三日卯時遣官祭告奉先殿十六日午時
遣官前去選擇等因前來所有原奉欽依欽遣司禮監
官二員伏乞欽定給與勑書二道分投前去各該地方
選擇緣係欽奉聖諭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旨俞
選淑女自着在京城内外及裏八府差官俞選南京河
南山東罷寫勑與他

皇長子婚禮䟽六

為欽奉聖諭事先該臣等於萬歴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題請欽遣司禮監官刷選淑女奉聖旨刷選淑女自着在京城内外及東裏八府差官刷選南京河南山東罷寫勑與他欽此欽遵臣等即通行曉諭移咨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及裏八府令將官民之家逐一用心體訪以副皇上慎重大禮之意今據中兵馬等司開報各淑女名氏造册呈送到部料八府淑女亦應節次報官伏乞欽命司禮監官二員先自京城次及裏八府分投

選擇緣係欽奉聖諭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
旨京城淑女少待裏八府報到之日一併差官刷選

皇長子婚禮疏七

為欽奉聖諭事先該臣等於本年二月初八日題請欽
遣司禮監官將五城報到淑女先行刷選次及裏八府
等因奉聖旨京城淑女少待裏八府報到之日一併差
官刷選欽此已經劄行各府將報名在官淑女造冊開
報前來以憑題請差官前往選擇續據真定府於本年

三月初五日呈報淑女一十八名順德府於本月初七日呈報淑女二十四名大名府於本月初九日呈報淑女三十七名順天府於本月十四日呈報淑女一百四十七名保定府於本月二十一日呈報淑女一百七名永平府於本月二十二日呈報淑女十五名河間府於本月三十日呈報淑女二十八名廣平府於四月初十日呈報淑女三十一名各文冊俱已到部相應題請伏乞欽遣司禮監官領敕前來將五城及裏八府報名淑

女一併選擇務得淑賢以光大禮緣係欽奉聖諭事理

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不報

皇長子婚禮疏八

為選婚候旨日久未報懇乞聖明蚤賜遣官以昭大信

以釋羣疑事臣等因淑女報名在部兩次題請遣官未

奉明旨大小臣工不能無疑多向臣言欲各具疏催請

者臣等伏念我皇上方以憂旱祈禱焦思動火若復章

奏紛紛不無煩擾不若臣等循職掌虔誠申懇我皇上

至聖至明知時之不可再遲禮之不可再緩必有毅然允行者矣況我祖宗家法以十五歲選婚十六歲成婚非無謂也葢以人年十六則情竇日開防閑日難是以即欲保愛其體尤欲曲體其情故立此一定之制俾聖子神孫萬世遵行而不越耳皇長子睿齡今已十八越期亦二載矣皇上天性至愛與列聖同符可獨深愛之而不深體之耶況人主舉事不但仰法乎前尚當顧慮其後今諸皇子已漸長成以次當婚矣不知至期將從

十六成婚之舊制乎抑十八尚爾延緩如今日乎欲如舊制情恐有難於或異欲如今日勢恐有難於盡同不知皇上於清夜燕閒之暇亦曾念及於此否也今士庶之家睹其子之成立即至貧窶者猶思稱貸以遂其室家之情為嗣續之計父母之心不約而同豈以我皇上見皇長子之氣體日充而不思蚤得佳婦以遂關雎之願以衍麟趾之祥也況及今刷選得人猶須按舊制演習禮儀非數月不能閑熟比及閑熟兩宮已告成矣此

時若再稽遲豈不有悞明諭三禮並行之期臣等典禮之臣何所逃罪且在冊淑女嫁既不敢選又無期不無喁喁仰望之心今連日風霾雨澤欲降而不降天心欲回而未回皆是屯膏之象伏望皇上斷自宸衷特遣中使及時選擇上以完國家吉慶之典下以釋臣民猜疑之心臣等曷勝惓惓祈懇之至二十七年閏四月十七日上二十日傳奉聖諭昨禮部奏京城並裏八府報到淑女京城的着司禮監太監宋坤八府着司禮監監官

卲從仁各供事該部知道

皇長子婚禮疏九

為遵明諭循職掌懇乞申飭督理諸臣早完大工以舉大禮事萬歷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臣等於文華門接出聖諭朕惟册立分封東宫及諸親王此乃祖宗訓章大典嫡庶長幼一定自有次序緣因皇長子禀質清弱氣體未充况皇后年在妙沖又屢遭不諱大難故不得已遅緩少俟耳非有别意亂危國家昨者大行皇

妣之服已滿雖無三殿其二宫不日落成皇長子齡已過期體已充足爾該部便具選婚舊儀來看其册立並加冠禮少侯二宫落成之日行朕又思三皇子五皇子六皇子七皇子俱已長成若再少待恐又費一番事不若亦於二宫完日一並加冠分封庶免煩擾内皇三子皇五子年歲稍長待分封之日可着出閣講書親近儒臣朝夕訓誨以開蒙塞禮部知道欽此臣等恭繹綸音於二宫落成而曰不日非謂以歲月期也於皇長子而

曰齡已過期亦非謂可以歲月待也乃自奉諭之後又
一年矣淑女之選已欽定矣臣等每隨諸臣閱視工程
見兩宮雖有次第尚須修飾今天氣漸寒若再躭延又
待明春則二宮之落成豈但不日而皇長子之年齡益
復過期何以慰我皇上明旨所云少待之心乎伏乞嚴
諭在工諸臣上緊督理催造使工程早完一日則我皇
上早還御一日早行册立之禮以培宗社之安早舉婚
媾之儀以衍本支之慶且諸皇子早得分封各具冠服

隨皇長子趨拜於前此宮闈極歡極樂之盛事而普天臣民同歡同樂之至願也疏入不報

辭尚書疏

為異常恩命自揣難勝懇乞聖慈俯容辭免以安愚分以重邦禮事本月初十日該吏部題為南北大僚多缺會推候旨日久懇乞聖明亟賜黜用以全國體以圖治安事奉聖旨陳蕖陞戶部尚書余繼登陞禮部尚書趙煥改南京吏部尚書郝杰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賛機

務寫勅與他葉向高陞南京禮部右侍郎臧惟一陞南
京兵部右侍郎未點的另推來欽此臣繼登不勝感激
不勝惶懼伏念臣窮鄉下士弱植淺衷學術原自空疎
性資又復迂拙荷蒙皇上拔置講帷十有一年矣空懷
犬馬之心毫無啓沃之益曠官奚補竊禄足羞不意我
皇上以兩年不輕授人之宗伯而舉以畀臣豈以臣尚
堪驅策冀効鉛刀一割之用乎臣近年以來氣血因多
病而日耗精神緣久病而日衰特以承乏署事未敢乞

身勉強目前已慮不支冒進崇階益復難任況同推諸
臣以資則先於臣以望則重於臣而臣獨以寡昧之才
得之能自安乎且宗伯班高南省主典神人今天災地
震人變物妖踵報疊至人神怨恫禮樂廢壞風俗薄惡
教化陵夷此何等時而可以不肖之臣肩三禮之任哉
臣聞德薄而位高者危力小而任重者仆與其既危既
仆然後從陛下乞有罪之身孰若知止知足蚤自控辭
於君父之前也伏乞皇上俯鑒愚衷收回成命俾臣仍

以舊職勉効馳驅庶上不傷陛下知人之明下亦遂愚
臣審己之素臣曷勝惓切仰祈之至奉聖旨卿器重學
醇講帷著績簡司邦禮出自朕衷宜遵成命供職不准
辭吏部知道

淡然軒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淡然軒集卷二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助教臣沈　培

謄録監生臣吴　靖

欽定四庫全書

淡然軒集卷二

明 余繼登 撰

疏

請朝賀疏

為時届中秋天增聖壽恭請聖駕臨御以伸臣子嵩祝微忱事臣等竊惟人主之尊即天也天覆幬萬物故萬物無一日不願望見乎天人主覆幬羣工故羣工無一

日不顧望見人主從皇上深居以來無論常朝之規已成嬪儀即萬壽朝賀亦皆傳免然曰静攝則安養為重不敢以禮文而輕勞起居也自我皇上御樓受俘大小臣工仰瞻聖體充和逖聆聖音清遠莫不懽忻讃頌以為静攝之效如此由此可望以時御門復視朝之舊典矣乃以時漸溽暑又復暫輟今聖壽之期正值中秋之候不暄不寒至清至爽天下諸司暨四裔朝賀使臣梯山航海而至者咸思快睹天顔拜舞祝頌於廷伏望皇

上至期一御文華殿朝見羣臣俾得遂其瞻天祝聖之私則於聖躬未為甚勞而傳之郡國以及蠻貊無不懽呼歌詠誦勵精之志如日方升祝岡陵之壽與天同久矣

年終彙奏災異疏

為彙奏災異事祠祭清吏司案呈節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巡撫寧夏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時寧題稱寧夏衛於本年正月初五日巳初二刻地

震有聲從西北方動起往東南方去訖又該廵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尹應元等題稱登州府文登縣於本年正月初八日未時地震自東南而起西北而落二十一日寅時地震有聲房屋摇動自西北而起東南而落福山縣萊陽縣亦於正月初八日午未時分地震房屋揺動又該廵按福建監察御史徐兆魁題稱漳州府於本年正月十六日藥局内不知何故響震一聲局内火藥一萬零八百斤盡從聲中燒去局有一

枯井已久不用上有二大石盖壓亦飛二百餘步一落韮菜巷陳舉人書房長三尺半厚八寸一落吳儒士家長四尺厚一尺藥局碎毀看藥三人屍飛局外周圍居民房屋五十六間盡倒壓死男婦連前三人共二十九名口傷者更多又該巡撫遼東地方賛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思忠題稱海州叅將營中軍潘一元督造鳥銃等器於本年二月十四日辰時在爐正行打造内鳥銃一杆鳴有大聲至午時方止錦州大

福堡於本年三月初九日戌時城門上東西桿杆頂上起火許久方落又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玠等題稱寧遠興水縣堡鎮遠臺於本年三月初九日夜一更時分本臺桿杆三根頂上起火齊鳴初十日午時孤山臺新石嘴臺桿杆起火齊鳴又沙河堡狄家臺椴木衝堡黄土臺俱於初九日酉時分桿杆上起火間有響聲又該南京守備等衙門司禮監太監等官邢隆等題稱金川門馬草場於

本年三月十五日夘時大雨雷電交作本場草堆上突然起火將經手馬草一堆計五萬盡行燒燬訖又該巡撫甘肅等處地方賛理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田樂題稱西寧道古浪地方於本年五月初六日戌時分本城東門樓大鐘連鳴三陣每陣約有十數餘聲又該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尹應元等題稱兖州府兗千戶高鎮遠等監造軍器有鐵匠李彦弘等爐内打造神鎗已成

於本年五月十七日入爐煅光至本日未時分爐內閧然有聲取出用鎚打造其爐猶鳴二刻方止六月十一日未時省城地震自東南起往西北去訖又該提督鴈門等關兼廵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魏允貞等題稱平陽府臨汾縣於本年五月二十三日申時地震從西北來東南去微聲河津縣於五月二十五日未時地震自西北起東南去有聲蒲州於六月十五日寅時地震浮山縣於七月初一日未時地震有聲如雷自

東北來西南去並無揺動官民房屋又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廵撫順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頤題稱喜峯路於本年六月十七日午時喜董四十一號臺上層東角雷震一聲火光大作將神器房揭散火藥火箭盡數噴出炸倒墻垛其木料俱未燒燬又該提督軍務廵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元霖題稱紹興府蕭山縣明月坊居民賈大經家於本年六月二十九日起更時分竈前並水閣

板上透出鮮血約高尺許洒開血跡拾數處凝於板上地下者約血一二升之數又於中堂香火前地板上亦出血一搭樓板亦透血三四處洒開血點無數凝於樓板上約二三升之數一刻方止又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兼管漕運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一魁等題稱碭山縣於本年七月二十八日因黄河水漲縣治被淹士民俱避於隄上又該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房守士等題稱大同

鎮神機庫於本年九月初九日辰時忽從庫内響聲如雷將庫頂五間擊碎甎瓦亂飛牆壁一並翻裂傾倒黑氣升天自辰至巳方散並無火光烟臭將磁缸一百箇内盛火藥九千一百五十一斤三兩藥線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一根盡數飛化無存本庫竹簍内盛貯硫黄一千八百七十四斤一十二兩絲毫未動滿城房屋動揺震塌鄰近官民房屋一百二十六間震死宗室充焭一位遠近軍民史景鶴等九名口震傷男婦王保等二十五

名口庫内地基陷裂又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廵撫順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頤等題稱喜峯路琵琶稍六十四號臺忽於本年十月十六日午時天降大雪驀從西北樓角旋風大作響聲震地即將旗杆刮折樓内上層火光四出隨有左右鄰臺齊救不及將本樓火藥火箭燒燬鎗砲鉛子等器見在軍兵人口俱各無傷等因節奉聖旨禮部知道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陸續抄出到部送司案候在卷今照年

終相應一併類奏案呈到部臣等切惟和洽神人宗伯之職今尚書經歲缺人臣等消弭無術灾異之來明示失職之咎敢不思咎省躬勉自策勵復思皇上為天之宗子惟天於皇上其仁愛為最深亦惟皇上於天其感格為最速乃類奏之章無歲不上諭戒之旨無歲不下而今歲四方所報二氣舛錯之狀視往歲殆有甚焉者豈皇上所為格天之道不在於脩省之虛文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之高遠也而視聽皆寄

於民是民者弱而不可忽者也今近自畿輔遠及郡國百姓之苦於徵調苦於催𣙜苦於織造苦於開採之類者各欲以情仰訴於皇上而不可得計惟有仰天而訴耳天不言故出此變異以告陛下也夫人情愁苦之極鬱為無聊無聊之民易動難安昔漢臣徐樂以民困而主不惜下怨而上不知為有國者之大戒今民之苦極矣又加以旱瞙之灾十室九空萬一有揭竿斬木之夫乗之而起易動之勢一呼百應誠可寒心故臣等每接

奏報寢食不寧若尚欲修舉故事泄泄然以空言而回
天意豈不難哉伏望皇上敬天之怒畏天之威勑下大
小臣工以愛民之實心為應天之實事事有便於民者
明知之明與興之有不便於民者明知之明與除之下
勿過疑乎上有所顧忌而不言上勿過疑乎下有所寢
閣而不報繹大學入悖出悖之旨勿倡施奪之風體有
子民足君足之言深察相關之義當此履端之候共存
覔恤之心俾四海九州各安田里而無嘆息愁苦之聲

則人心悦豫天意感通有不反灾為祥者臣等請服欺罔之罪矣歲所上繁詞套語皆皇上所厭聞者故臣等不敢復瀆宸聽敬以天人相與之説進惟聖明留意焉

奉聖旨今年灾異頻仍朕覧類奏仰承上天仁愛之意深用驚惕你每各衙門大小臣工都要痛加修省盡心修職以祈時和民安毋事虚文

止礦税疏

為播酋猖獗益甚蜀地殘破可虞懇乞聖明慰民心寛

民力以佐兵食以保方隅事臣等胝接邸報見四川巡
按御史趙標報稱六月二十一日楊應龍提兵八萬攻
陷綦江縣城遊擊等官盡皆殺死等因臣等不勝驚駭
應龍蕞爾小醜即數年肆虐未敢遠離巢穴乃一旦覩
率苗蠻深入內地至於攻屠邑城殺戮將士此必有川
中小民為之嚮導為之內應者故敢仗羽翼而狂逞無
忌耳維此小民皆陛下之赤子也不為朝廷用以討逆
賊而反為賊用此豈樂於從逆哉盖蜀之民苦極矣採

木則有砍伐之苦挽運之苦採礦則有供給之苦賠累之苦榷稅則有搜括之苦攘奪之苦皇上以為不忍加派於民而姑取之於地也不知人固愛財地亦愛寶礦砂不足不得不求足於民故歲進之礦銀什七皆小民之脂膏而差官之私橐不與焉此勢之必至者也皇上以為不忍加派於民而姑取之商賈也不知商賈不通則財貨不流物價沸騰則百姓困敝京師且然何況遐方此又勢之必至者也愚民何知既已喪其樂生之心計

無所之遂謂不若從賊或可延旦夕之命耳楊酋性本
強悍而又益以無聊之民則其勢日盛蜀民久已怨恨
而况附彼方張之寇則其毒日深今陛下間綦江之殘
破重慶之危急必不肯坐視而不救夫救急非可以虛
聲恐喝也勢必須兵兵行必須餉今何處徵兵乎欲調
之貴州而貴州已敗傷矣欲調之陝西而强敵積怨日
不忘報秋高馬肥防禦為急顧此失彼恐非完計欲調
之廣西雲南湖廣諸省而兵政廢弛之久所在無兵若

驅烏合之兵以救燃眉之急未有能濟者也欲俟東征之兵則劉綎所將半多楊姓恐皆逆族且綎不能禁其沿途之生事而乃欲仗之以成事即綎亦自知其不可其以病告非得已也又何處得餉乎欲發之官帑而買辦之需萬千無措年例之發什九未給欲取之本省而府庫空虛閭里蕭條公私無遺上下俱困欲取之隣省則處處閒礦處處抽稅民生處處憔悴民心處處悲愁思亂之民而復加以重征之擾是為楊酋敺民也故我

皇上即日責樞臣以發兵日責計臣以轉餉日假督撫之臣以便宜然無米而炊難望療饑徒手而搏難以赴鬬此亦聖明之所洞見也夫兵非天降餉非神輸皆民力之所為也為今之計莫若收拾我之人心解散賊之黨與停止四川之礦稅取回原遣之官民使開山鑿石之輩盡為稱干比戈之徒賠礦給稅之餘悉佐秣馬厲兵之費寛我無知之衆赦其脅從之誅則羣情慰悅士氣歡騰既喜轉禍又幸更生將人自為戰家與為敵或

可少須時日以俟大兵之集乎不然恐目前之禍不止綦江而已且古之禦寇者嘗示不足而示之以有餘故虞詡增竈道濟量沙今敵人不惜金帛以約結中國之人其絡繹道途潛伏都城者不知其幾而我今日以匱乏而朋礦明日以匱乏而抽稅彼敵人聞之將謂中國果空乏如是豈不益生輕侮之心益肆憑陵之志哉且皇上方將捐數十百萬之餉以救此方之倒懸而何愛於數萬之礦稅况皇上曾念貴州方用兵免其榷稅今四

川屠戮之慘危亡之狀豈但貴州知聖慈必為之動念也臣等書生不知兵事主憂臣辱故敢獻其愚慮如此伏冀俯賜留神地方幸甚臣民幸甚

覆楊止菴疏

為文體日壞士習漸移懇祈勅諭儒臣申明祖制尊聖諭闢邪說以維世道人心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南京通政使司通政使楊時喬題臣聞世道泰人心正則尚行世道否人心邪則尚言是以孔子

致知躬行先行後言為學以理言道别無新奇異說楊墨慕孔子為儒者師不知仁義之理以為我兼愛為言孟子以作心害政作政害事等於洪水猛獸闢之然此其為害猶在外不關心身似於淺近闢之無難家語老子與孔子同時未必的乃其說指人身玄牝為竅致虛守靜專氣致柔為功其後流於燒煉採取飛昇符術則老氏以為外道者也漢後佛氏與其說主戒律輪廻因果慈悲福田利益其後指人心虛靈為竅皷單傳直指見

性成佛作上乗不修善不為惡無障碍無人我相為功
視前戒律諸法則釋氏以為外道者也自二說興人反
向於内求養生者得之收攝心身其實無修身存心治
家國天下之功與孔子異宋儒所謂以之養生愈疾則
可以之為道則不可若以為道則所為似是而非彌近
理而大亂真者也凡漢唐宋君臣惑於飛昇燒煉採取
輪迴因果福益恒至於殞身敗國此其為害亦粗淺能
惑庸衆自单傳直指一入則賢智高明者先惑深信然

猶幸其學老者名老氏學禪者名釋氏不與儒者混為一途又推尊孔子在二氏上不敢以敵言又不敢借孔子語文其說至宋張九成叅釋宗杲禪始有欲改頭換面說向儒家其後則有叅宗杲徒得光單傳直指忽悟此心之無所不通遂以一悟入聖不俟修為階級最稱易簡直捷宋儒程顥程頤張載朱熹憂之始力闢之程頤表章六經四書朱熹註之傳註者自孔子傳周易彖辭象辭始朱子法之一隨其原文章句之原字解釋之

明其旨趣非別立一意如今時驅聖言以就己意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首以傳註頒庠序訓士成祖文皇帝首集經書大全羽翼傳註令士非此不言不行凡有一言一行及於老禪者即不録即有釋老之宫之人則亦居於方外令其於山林焚修不與於名教以故二百數十餘年議論正道德一風俗美紀綱肅士人發為文章及科試文字皆渾厚正大可謂盛矣正嘉間始有因養生悟二氏之説竟如所謂改頭換面説向儒家者顧

猶言孔子不敢直認為釋老而亦未常以其説攙入於文章數年來始有直以釋老之説為孔子之説又以禪老在孔子上直攙入於文章如科舉文字者又以傳註為支離而其言惟以講為學會衆聚徒即是不事修為階級以知為道血氣心知即是不事躬行循理一切皆歸於禪老後學皆不以經書為本領内則心無所主外則其言不歸於禪老則歸於莊列子史文體遂壞矣所慶者今諸士皆從幼學時誦習傳註先入漸摩者尚正

猶之不差自今不習傳註為始後數十年將有內而心
空外發於文行於政事者皆空文字亦空流獘有難言
者歷年禮臣題覆科道部寺諸臣屢疏正文體端士習
蒙聖諭勅下改正仰見遵祖制崇聖訓至意迮丁酉今
戊戌卿會試諸臣試録前後序皆言此意欲尊孔子闢
邪說猶未見士子翕然信從則新奇異說方興喜新好
奇樂異者衆亦清本澄源者未講也臣謂清本澄源者
則以先進者後學傳習之師世教者使民興行之機玆

無論他所即今南都所稱先進世教有大可慨者則原任叅政羅汝芳是也汝芳臣鄉先達聰明才辨英發世稱才士性度溫和寛厚與物無忤世稱長者早講學師事顔鈞其志行相似世稱理學養生師事方士胡清虛談燒煉採取飛昇偕玄覺談因果福益尤精於單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上乗以慈悲不計校無障碍無我人相為聖學方士禪流尊為教師臣嘗慕其風度且善養生愈疾及聞其守寧國日集諸生會文講學民訟者至則

令其趺跏公庭歛目觀心學佛自慈悲為善一時士悦之僧道徒歸之不吝庫藏里甲供餉餽贈故歸者如市及庫藏侵缺推官李惟觀征里甲代償撫按謝登之等叅論凡政務法紀悉寛吏書通同為奸貽害郡詹於時臣里親監生戴珍為南陵縣丞初官被訪珍以金帶篋銀餽贈即受而服之珍固感之每為臣言臣心偕里人薄之及後守東昌叅政雲南置印公堂任吏書門役共用票牌混發百弊以生賫捧入都則科道交章論之及

歸請托上官先後名守沈子木林烴許孚遠前令黃道
年以其煩數厭之游南都諸臣尊禮甞以私干尚書傅
希摯每見士夫輒言三十三天憑指箕仙稱呂純陽自
終南山日寄書至予從丹師斃於廣自言其日左右欲
見即出於時名賢如周世選為通政李三才為主事親
聞之晚與藩府徵逐飲食致礜甘草游揚州處聲樂之
所其徒稱為聖之和江省撫按訪問地方人才於參議
徐用檢乃講學心交則以混於聲色報參議王問臣從

游談玄則以有民訟之報儒臣羅洪先者移書非之鄧
元錫痛哭規之見存也江省名賢録至不公者亦不録
忽世有以理學臣刻録者既非其行即所謂學亦借孔
子言仁孝言心性實則専於燒煉採取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證聖敢以禪學在孔子上究其歸則楊墨為我兼
愛老和光同塵釋慈悲不著相又輕施奸奪違道干譽
正孔孟之所深闢者也特以於養生有可取爾今天下
好言養生因其以養生即為聖學其説自由自便其功

易簡直捷不待於孔子修德改過徙義工夫一講即在孔子上所以世或從之近南都有稱之為師作祠祀之以祖述憲章名之作為文字刻之南都士大夫居此官此有學行者甚衆必不為所誤特恐此說一起將來者不知而門戶朋標榜立將任情興為悅樂執意見為操持以賄賂干請為通達黨同伐異為輔仁以行誼禮節為土苴以清議公論為妄語宋儒所謂本以利心得來學者亦以利心向之利勢相尚士習漸移文體益壞漸

入清談後難拯維凡有識者皆懼之而主此說者不顧也臣至卑下素矢天日不敢輕出一言議一人乃言及世所謂理學者大非忠厚頗為世道人心計竊附不直則道不見之誼言之顧臣言輕微不足信舊在南京兵部左侍郎許孚遠大理寺少卿李三才寺丞張鳴岡皆賢可問也前此撫按科道諸臣叅疏在省披者可查也乃臣又有僭陳焉孔子之教本與老釋異趣請今諸臣講學惟遵孔子為科式文字惟遵傳註若以養生為老

則曰老釋則曰釋若唐宋名臣哲士裴休富弼劉器之張九成者談禪而不混於儒亦可法者也如此乃孔子與釋老各不相混一斯聖祖崇聖訓闢邪說初制可復天下皆知尚躬行不尚空言世道人心以維也惟在聖明勑下禮部一申明之間爾若臣鄙妄無所逃罪又不敢自恕也等因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南京通政使楊時喬所疏大意在維世道正人心而所指清本澄源者在闢邪說所指為邪

說之魁者則原任叅政羅汝芳也汝芳於萬歴五年講學於都城之外為科道所劾我皇上褫其職令致仕去矣不意其徒目之為聖人尊之在孔子之上不俟奏請輒建祠於南京都會之地招集徒衆哆口肆談故時喬有感而為此疏今汝芳已死無可論者但疏中闢邪崇正之論有關世道臣等敢竟其說惟陛下裁擇焉竊惟堯舜在上契為司徒所為教民者人倫而已三代迭興庠序學校之教亦不越此孔子萬世帝王之師所以告

君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達道知仁勇之達德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之常經實理實行原無他奇周末楊墨之言始盈天下孟軻憂而闢之唐尚佛老韓愈憂而闢之宋有單傳直指一悟入聖之論程朱諸儒憂而闢之我太祖法古帝王興道致治旣設太學以教於京師設鄉學以教於天下又懼學者惑於異說無所適從頒布經書集註於學宫俾之講習我成祖復擇諸儒論說有裨聖經者纂為大全以羽翼之故成弘以前

學者各守其師說而無詭異之談仕者各守其官箴而無詭異之行心志既定邪偽難惑正德之末始有倡為異學者大槩用佛氏之微言以愚惑人耳目厭常喜新者多往從之一入其門則共相游揚共相推挽欲名則得名欲利則得利以是智愚賢不肖靡然景從所至千百為羣高談瀰論曰吾學直捷不煩修為曰吾道廣大無所障礙公然謂傳註為支離謂經書為糟粕謂躬行實踐為迂腐謂人倫物理為幻妄謂紀綱法度為桎梏謂

禮義廉恥為虛偽惟一了此心則市金可攫處子可摟蕩檢踰閑皆為率性總謂無傷反道亂德敗俗傷化此正古人所必闢者而新學小生轉益信從崇尚之或雜入於講義或明入於文章名曰新說諭之不從禁之不止遂使二祖所表章者幾為偽學所廢閣聖明之世豈宜有此大蠹且今天下兵日弱財日匱民日窮法紀日弛政事日廢正賴真實任事之臣振飭而維持之而此輩習為詖謬壞人心術異日達世不以空言塞責即以

虛文罔上欲其修政立事任重致遠胡可得哉臣等職
司教化每切隱憂詳時喬所疏服其有見敢此覆請恭
候命下容臣等移文南京禮工二部查時喬所指私建
祠宇在於何處即為拆毀勿誤後人仍移文都察院轉
行直隸提學御史及各該巡按徧行各提學官地方中
但有罷閑官員山人方士學佛學仙者聽其於山林空
寂之處各修其業有於通都大邑中聚徒至數十人者
即行驅逐其不由撫按具題擅立書院祠宇者即行禁

約併禁坊間所刻離經叛道新說諸書不許鬻賣士子行文務依二祖所頒示集註大全為主而叅以蒙引存疑諸書各闡理道勿襍禪機提學校文務取不背經義純正典雅者童儒仍用新說者不准入學生員仍用新說者經自黜革至於鄉試會試行文知會一體遵行有仍前不遵者容臣部及該科指實叅治庶異說漸熄聖學自明士心既定士習自端國家將來或可收得人之效矣

陝西山異疏

為邊鎮孤懸災兆異常懇乞聖明預飭文武邊臣修省

戒備以保疆埸以弭天變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准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賈待問咨稱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吳

楷會稿萬歷二十七年八月三十日據臨鞏兵備道副

使荊州俊呈據臨洮府呈本月二十日據狄道縣申稱本

月十八日城東五里地名毛家坡官路北山高二百餘

丈午時崩裂一半長一里其下衝成一溝山南舊有居民耕地忽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等情到府該知府王曰然即親詣其地拘集土民問其緣由有本地居民吐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其内有聲如雷稍稍又聞有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至十八日遂有此變緣係異常災異理合呈報緣由到道等因轉呈到職職一見之不勝駭愕夫山主於静動且非宜況於崩乎又況高者陷入於地而卑者湧出為山乎考之

載籍沙鹿兆變應在於韓之役陵谷變遷詩憫西周之衰皆咎徵也方今聖明在上宜禎祥叠見而顧有此咎徵誠可惶懼且臨洮何地也密邇邊方番民雜處土堵風寒五穀少植加之以災沴頻仍民不堪命正項錢糧既多逋負今且無市而徵稅無洞而包礦民情洶洶相率逃竄似此災異非常其患不淺等因會稿到職案查先據該道呈報前來會題間今准前因該職會同廵按陝西監察御史吴楷議照變不虛生灾必有應洮鎮北

接松山西衢邊徼近聞敵人窺伺為謀叵測往雖仰仗
天威掃空松山大獲奇捷然和雙被剉每懷報復經此
大創蓄憤必深其王之來豈真送佛僧哉善後計當早
圖見災尤宜省懼除職等痛自修省及嚴行各該將吏
更加戒備外伏乞勅下兵部議請天語申飭大小邊臣
奉行惟謹或可以消灾變於無形而保疆場於孔固再
乞聖明軫念邊方災民特罷礦稅以蘇孑遺無敺而資
敵人此尤職等之上願也為此除具題外理合移咨查

照施行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不勝驚愕此變

異之應恐不止陜西之一隅而消弭之道恐不止邊備

之一事也臣等稽之往牒惟唐垂拱二年新豐縣露臺

鄉忽湧山出高二十餘丈此其咎應載在史冊我皇上

所明知也說者謂天氣不和而寒暑隔人氣不和而贅

疣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方今星躔失度水旱降灾迅

雷震擊火光時發太白晝見甚且經天此天氣不和之

極矣鑿山開礦裂地求砂坤元苞孕之氣發洩而無餘

造化含蓄之精流鑠而不蘊以至地不能固脉而山崩金不能生水而川竭坤不能奠維而地震此地氣不和之極矣閭閻窮困復加之以必不能止之誅求帑藏空虚復責之以必不能供之珍寶言利之小人蟻聚剥民之中使鴟張徒役枕藉於嵯巖流離悲號於道路民命危如累卵世變紛如亂絲東師未起瘡痍西蜀復遭鋒鏑都城之姦細潜伏畿輔之盜賊公行識者寒心忠言逆耳中外太隔上下不交此人氣不和之極矣戾氣凝

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無怪乎贅疣堆阜之突然而出也夫山者高而在上地者卑而在下山忽崩而成溝地忽起而成山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推理度勢必將有草野奸雄乘民之怨斬木揭竿起而與國家為難者夫天下幸無事耳一旦有事則藏怒蓄忿之民易動土崩瓦解之勢立成是皆羣臣所屢言者特陛下不垂清聽耳羣臣者陛下之子也臣子之誠不能動君父故言愈數而聽愈厭陛下者天之

于也天以此非常之變感悟陛下尚可恬然不以為意乎漢臣董仲舒有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伏願陛下體仁愛之心切傷敗之懼急為社稷之圖早建國家之本忍難割之欲察導諛之奸黜無藝之征罷流毒之使擴轉圜之度備臺諫之員通臣民之情開壅閼之路然後勅下臣工共加修省俾各守正奉公輸忠報主安

民厚下積餉練兵寧綢繆於未事之先勿周章於多事之日庶乎豫悦人心轉回天意若復泄泄然以天變為不足畏人言為不足惜恐天怒人離變故百出追悔已晚收拾甚難勿罪臣等今日不言也

皇長子大禮公疏

為陽律已回普天稱慶仰懇聖慈明示大禮吉期以便遵行事臣等近年以來屢承諭旨有曰皇長子齡已過期體已充足者有曰擇吉冠巾與婚笄同行者有曰其

冊立並加冠禮少俟二宫落成之日行者有曰三皇子五皇子六皇子七皇子俱已長成一併加冠分封庶免煩擾者恭繹綸音仰度聖意必謂今歲夏秋之間二宫可以落成耳不意工程浩大尚有一二修飾未完者而大工又暫停矣今玆一陽来復歲序將新臣等稽之祖制揆之明諭有萬萬不容再緩者盖祖宗以來舉行婚禮必於春時而欲行冠婚以正始必先冊立以正名由今及春為時幾何而綸命尚未涣發儀章尚未豫備誠

恐臨時遲誤非所以仰體聖懷光昭令典也況淑女之選已經數月皇長子齒齡明春十九知我皇上天性至愛其於室家之願必有惓惓更切者臣等受國厚恩義難緘默不敢不請又不敢連章累牘致煩天聽故敢合辭以請伏願明勅該部選擇吉期明勅各該衙門製辦冊寶冠服儀仗等物俟元正之後首舉冊立之禮隨舉冠婚之禮並舉諸皇子分封加冠之禮諸禮並舉百福駢臻此宗廟社稷之大慶而中外臣民之大願也

黒龍王廟復命疏

為欽奉聖諭事先該禮部以金山黒龍王廟卄霖應禱加封廟號潭名立碑紀功題請遣官前往潭所相視碑基奉聖旨是着侍郎余繼登吕鳴珂去欽此臣等遵旨於二十六日蚤陛辭西行一路陰雲四合細雨淋漓比至祠下天日開霽近祠村民聞臣等至皆扶老攜幼擁列道側懽呼向臣等言今春不雨麥已將槁穀種未布百姓已無生理幸賴皇上慈悲為民虔禱至誠格神時雨

應祈旬日以來麥盡吐穗穀盡布種有秋可望其感戴
皇仁如天如地真有莫能名言者臣等竊喜我皇上一
念為民真心遂能感神感民至於如此充此心也即堯
舜熙皞盛治無難致矣進至廟中見真人張國祥率朝
天宮道士正在廟中建謝雨齋醮臣等祗詣龍神起視
祠宇見正殿三楹建在山頂廟貌整嚴規制工麗問之乃
萬歷十三年我皇上臨幸後所重修者臣等因同國祥
上下相視廟前至廟門隙地一段深一丈五尺濶五丈

三尺廟門外石為向下階級門左隙地一段止深一丈
二尺八寸不足立碑建亭又下一層有三碑亭並列其
中一碑乃成化二十二年二月憲宗純皇帝御製碑碑
身高四尺二寸濶二尺一寸下面石座計四層共高四
尺九寸左面一碑乃萬歷十四年三月皇上為聖母慈
聖宣文明肅皇太后製禱雨龍潭靈應碑碑身高六尺
五寸濶二尺六寸石座高二尺三寸濶三尺五寸右面
一碑亦同時我皇上御製禱雨靈應碑碑身碑座俱與

左一座同碑亭三座各方一丈五尺又下一層左為龍
潭右為隙地一段深三丈濶二丈八尺此處立碑建亭
正與皇上先所立碑亭在上一層者相對況龍王廟在
上龍潭在旁足仰稱我皇上紀述功德之意此去又下
一層即為大門門外不遠即為潭水所滙處以南又皆
僧舍佛殿去廟潭稍遠不堪作基臣等謹具述所看視
據實開奏伏希皇上宸斷如果前地相應立碑乞勅下
工部募工礲石擇吉建立奉聖旨工部知道

冊立疏

為陽春在邇恭請蚤示冊立冠婚之期以便舉行事臣等待罪禮曹今典禮之大莫有過於冊立冠婚者夫冊立公典也公則宜公言之故臣等曩隨九卿科道合疏以請未敢瑣瀆天聽伏候綸音又踰月矣緣係臣部職掌安敢緘默以誤大典敢披瀝上請惟陛下垂聽焉夫禮者聖王緣人情而為之者也禮有所當行者聖人不能違夫時情有所當體者慈父尤當念其子今皇長子

親則皇上之元子也冊立社稷之本也婚禮人道之始冠禮成人之始也三禮並舉我皇上明諭於一年之前而臣等不能將順於一年之後猶可以為人臣乎且臣等在部歲見宗室中有當封當婚者按例而請臣等按例而覆皇上無靳與者夫不吝推恩於宗室之子而顧不早推恩於皇長子臣等知其必不然也數年以來君父之成命未頒臣子之懇請屢格幸於去歲渙發德音欲於冠婚之時先行冊立之禮聖見髙明聖裁允當確

如金石炳若日星九廟神靈萬邦黎庶日望此舉久矣乃典禮臨近之言雖申於計部而選擇吉期之旨未明示於春官臣等竊以天下有大本願皇上早定之國家有大禮願皇上早舉之朝廷有大信願皇上早踐之勿更諉曰姑俟兩宮之成也葢皇上所御即為紫宸發號施仁無所不可既不必俟三殿又何必俟兩宮若明春三禮既舉待兩宮落成之日皇上還御之時佳兒佳婦趨拜於前豈不尤為宮闈極樂之事哉臣等於二十六

年題行各該衙門造辦錢糧未知完備與否儻或躭延
豈不有誤吉禮伏望皇上特降明綸行臣等衙門早擇
吉期務及春和舉此盛典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火災修省疏

為禁地火災頻發天心震怒未回懇乞聖明痛加修省
以盡消弭之實事十一月二十七日尚寶司等衙門被
災一時焚燬無遺臣等不勝驚懼竊意我皇上敬畏事
天必將遇災而懼側身修省以仰答仁愛乃伏候數日

未見傳示豈以為此常事不足以動聖心與夫人君事天如子事父母父母之怒大而發聲小而徵色人子皆當敬慎以承之安有兩宮三殿之後餘威猶震餘怒未回復此譴告而恬不為意者臣等以為災異可懼也災異而不知懼則無可懼矣伏乞亟降明諭申飭大小臣工同加修省諸可以收拾人心挽回天意者望皇上俯賜施行則宗社生靈不勝幸甚臣等考之傳記火之神曰欝攸言火之不可欝也火欝則必燃猶民之情不可

欝也人情欝則思亂皇上積年累歲不接見羣臣下之情欲達於上但憑章奏乃章奏又有時而不發上之情欲通於下惟憑批答而批答又有時而不下即皇上聖神孰敢有擅自稽留者然積久生玩積玩生奸萬一有煬竈之夫釀成釡鬵之勢則君臣之情得無有欝而未暢者乎皇上之開礦也此不忍加泒小民之心豈有貽累小民今無論供給之費奔走之勞令民失其農業即煎銀不出至於賫沙賫沙不已至於包銀日復一日俾

富者貧貧者死彼其貧苦無聊之情欲仰訴於皇上而不可得也得無有鬱而未暢者乎有店則有貨有貨則有稅是皇上欲稍取之於富商非欲取之於貧民也乃一官出而相隨者至數百人此數百人者又各相隨數十人姦民趨利如蠅聚腥引類呼朋布滿宇内無一日而無抽稅之人無一物而非可稅之貨即今商賈不行百物騰貴貧民無所覓食束手待斃當今水旱灾傷之時何以堪此彼小民不堪情狀欲仰訴於皇上而不可

得也又無有欝而未暢者乎廵撫者天子所使拊循一方者也廵按曰代廵所以代天子循行一方彈壓奸邪肅清吏治者也議及礦税動被詰責此猶詰責而已至於百姓所以安於田里而無嘆息愁苦之聲惟恃有守令在乃一拂羣小即被誣奏皇上不察有無即累逮之囚繫之諸臣力救而不聽小民赴訴而不聽夫皇上之威雷霆也逮則逮繫則繫矣然逮不當其罪繫不服其心彼其情得無有欝而未暢者乎行取諸臣皆有功於

地方皇上以為才而名之闕下者也乃以為可用而名之又不用而羈之諸臣疏請稽而不報彼既無民社之司又無官守之寄米珠薪桂進退維谷即人臣之義遲速惟命而諒其一念効忠之忱得無有鬱而未暢者乎夫匹婦含寃足動天意萬人所鬱不火而燃所以通其鬱者是在我皇上而已伏望景然覺悟鋭然改圖於臣下章疏可行與否一一批發勿更留中以滋衆人之疑於礦脉之細微者以漸封閉之於稅貨之瑣屑者一切停

免之於官民之不遵明旨生事害人如打死平民打死生員者按法而誅之假撫按以便宜之權勿輕損其體面待守令以付托之重勿輕至於折摧行取諸臣及時考選使各吐其胸中之奇以共濟艱難之運則人心既回天意必回有不轉禍為福者臣等且伏欺罔之罪矣

告病疏一

為久病陡發不能供職懇乞天恩憐准休致以延殘喘事臣年來多病愈病愈病愈衰愈衰愈病自本年六月感患

痰嗽延醫診治服涼藥不效服熱藥不效服發散之藥亦不效然猶抱病視事未敢一日偷安註籍其憔悴狼狽之狀皆臣同官司屬及滿朝諸臣所共見者自十一月十七日遂支持不前始註籍調理醫官錢藩等皆謂自來痰嗽未有延至半年以後者此其病根已深非旦夕藥餌所能取效見今痰涎壅盛晝夜不得眠卧以至脚虛不能化粥喉啞不能出聲自卧病至今昏暈者二次矣雖視息僅存而肌肉全消伏枕竊念禮曹非養病

之地尚書非病卧之官况今大禮在邇必得年力精壯者方可周旋臣病已深臣力已竭矣伏乞聖慈憐臣真病真情毫無假飾特准休致回籍安心醫治儻得延一日之生皆我皇上天地大恩也奉聖旨卿偶疾准暫假調理痊可即出供職吏部知道

告病䟽二

為痼病難痊治療罔效仰懇天恩慈悲憐憫早放生還事先該臣以患病乞休奉聖旨卿偶疾准暫假調理痊

可即出供職吏部知道欽此以臣病困之極皇上猶不

肯遽棄賜以暫假望之供職臣伏枕誦讀感激泣零誓

當捐糜以答高厚旬日以來博訪諸醫加意調治緣臣

自六月以來無日不服湯藥藥非對症脾久受傷今湯

藥到口旋即吐出夫使病而受藥猶庶幾望痊可也今

不能受矣是臣病之愈無日臣命之盡有期仰惟我皇

上至仁如天不忍使一民一物或失其所况臣舊侍講

讀恐獨令臣呻吟委頓坐斃於旅舍床蓐之間哉伏乞

開天地之心憐准回籍調理俾臣少存視息不隕滅於道路臣即死亦當效銜結於地下也臣不勝千萬哀懇之至奉聖旨卿微恙易愈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辭印務疏

為天恩甚重臣病甚危懇乞聖慈准辭印務以便調理事該臣以患病再疏乞休奉聖旨卿微恙易愈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伏枕

叩頭感激流涕思皇上之恩如天如地而臣愚之病益熱益深藥餌不進粥食不消骨瘦如柴命危若露呻吟苦楚之中竊念臣卧病一日則廢一日之職業患病日久曠廢日多即今新春伊邇大禮舉在目前臣病若斯安能勉強憂愁恐懼病勢益增伏乞聖明垂憐准臣辭印務得專意調治儻得萬一少痊當遵旨供職不敢負恩德也奉聖旨卿偶疾未痊宜加意調攝印務不必辭稍可即出供職吏部知道

告病疏四

為久病調治不痊勢漸沉篤哀懇聖慈乞賜骸骨生還事臣於二十七年十二月内疏乞回籍養病與辭印調理俱未蒙我皇上俞允且諭臣加意調攝稍可即出臣即犬馬亦知戀主乃臣安心静養又一月矣藥餌満前入口即吐醫人環視無計可施病日益沉粥日益減是臣典禮不效無力回天陛下幸寛臣之罰而天實降之罰也今已無痊可之望矣不得不忍死哀鳴於君父之

前臣聞古者君之於臣也壯則用其力老則逸其身病則卹其私臣病甚矣惟陛下憐而惜之耳葢臣報主之心敢不自勉而趨事之力實已不支夫使臣力可驅馳當此多事之時吕敢言去今臣病勢至此陛下即留臣亦不過呻吟牀褥虛糜廪禄而已果何益哉伏乞天恩准臣回籍養病别簡才賢代臣之任賛襄典禮勿因臣病廢之身而久稽吉慶之典則臣感戴恩德生當效祝誦之忱殁當圖銜結之報臣氣結魂悸語詞無倫不勝

恐懼懇祈之至疏上不報

告病疏五

為患病日久職業日隳恭憂懼交并勢漸危困懇乞天恩早放生還事該臣於本年正月二十四日以久病調理不痊具疏乞休未蒙我皇上批發臣竊自傷犬馬之誠不能上達於天固其所也然天雖至高而凡人疾痛愁苦未有不籲天而訴者以萬物皆覆於天舍天無所可訴耳使臣可以勉強支持何敢瑣瀆天聽第臣病根已痼

難於遽痊瘦骨已枯難於復肉呻吟床褥曠廢職業非人臣所宜是以既有性命之憂復有官守之慮中心煩灼痰火填壅飲食不思眩暈時發故敢復以真病真情仰訴於皇上之前查得先年原任本部尚書于慎行羅萬化俱以患病乞歸並蒙我皇上俞允慎行雖少延殘喘萬化竟殞身道途今臣病體實與二臣相同而勢之狼狽尤為過之伏乞聖慈准照二臣前例將臣放歸田里俾得遂首丘之願臣即今生無以報陛下願生生世

世誓竭涓糜之報也臣不勝戰慄隕越仰天祈懇之至
奉聖旨卿疾不妨在任調理痊可即出供職不准辭吏
部知道

辭俸疏

為遵例辭俸以便調理事昨臣以久病乞休奉聖旨卿
疾不妨在任調理痊可即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
此臣伏枕捧讀感激流涕蓋恩為重命為輕敢惜狗馬
之軀不竭涓埃之報但臣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內

外文武官員患病三箇月之上俸糧截日住支臣自萬歷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註籍扣至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已滿三月而臣身尚骨立不能離床伏乞勑下該部將臣俸糧照例住支使臣得少逭虛糜之懼安心勉就醫藥萬一尚望痊可之期也臣瑣瀆天威不勝惶恐戰慄之至奉聖旨卿疾宜安心調理痊可供職俸不必辭該部知道

告病疏

為病體萬分難支哀懇聖慈憐准致仕以保餘息事臣於萬歷二十七年冬患病屢疏乞恩回籍調理俱未蒙我皇上俞允臣感激天恩義不忍恝於本年四月初三日扶病見朝初四日謝恩勉強進部理事然氣血耗損痰嗽如初肌膚俱銷精神太減行稍遠必須掖持坐稍久即覺潦倒此舉朝大小臣工所共見共憐者臣何能盡欺衆人而敢上欺陛下也延至本年五月十四日忽感洩瀉至今服藥不效而臣二十七歲之子又復夭折

情關骨肉寧不痛心尫羸病軀堪此摧剥因而神思恍惚語音失常委頓床帷時覺昏憒禮曹今當多事之日而臣病卧私室不能倡率司官以致諸務稽延間或舛錯則臣之罪愈大臣之苦愈甚矣伏望皇上憐臣真病已久容臣致仕回籍别簡名流以賛邦禮則臣生保殘息死且不朽矣臣非病極勢廹何敢輕凟天聽惟皇上俯賜俞允臣不勝恐懼戰慄伏枕叩頭千祈萬懇之至奉聖旨覽奏知卿感傷致疾宜寛心調理痊可即出供職

不准辭吏部知道

淡然軒集卷二